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二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  
 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34000

# 卷二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靈也靈心影現百  
 不窮不刻死終之印投於者  
 下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三國水滸乎曰石也燕越不  
 傳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K3017  
(10)



双紅堂  
小説  
134(10)



科3017

(10)



死雞公來楊雄問曰那裏  
四大音書第一種卷二十二

有這雞來時這日小弟去  
聖嘆外書

後面淨手見隻雞這家裡  
第四十三回

等思沒甚加哥吃酒被  
諸葛亮舌戰群儒

我消七拍去溪邊殺了煮  
魯子敬力排眾議

孰把來與可下酒楊雄

石秀曰你只是賊手賊脚  
孔明將欲以東吳之兵破曹操之兵而此圖則

二个大笑把雞吃了只見  
是孔明之以舌為兵也其戰群儒以舌其救孫

小二略睡起來把燈前後  
權亦以舌舌如懸河則以舌為水官揚厲人則

照管着時不見了雞出來  
又以舌為火蓋雖赤壁之兵未交而臥龍先生

問曰客人你好不達理如  
有一番水戰先有一番火戰矣

何偷我店裡報曉雞兒吃  
劉琮之事即孫權前車之監也琮之臣王粲蒯

時這日你見這雞是我  
越等皆為尊官而琮獨見殺權而降操亦猶是



路上買來的小二曰我雞  
縛在籠裡不是你偷是誰  
石秀曰不要爭把幾貫錢  
還你便了小二曰我報贖  
的雞你便賠我十兩銀子  
我也不快活石秀怒曰你  
詐哄誰老爺不賠你便怎  
的小二笑曰你門休要口  
硬我店裡不比別處拿你  
到庄上當梁山泊賊寇解  
官看秀曰大怒曰便是  
梁山泊賊漢你怎敢拿  
我們的小二時有賊見

其善乎魯肅之言曰諸臣皆可降唯將軍不可  
降真金玉之言哉  
文人之病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大兵將至而  
口中無數之乎者也詩云子曰猶刺刺不休此  
晉人之言談宋儒之講學所以無補于國事也  
張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黃蓋叱而止之太是  
快事  
立德客寓荆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  
孫權據有江東自歷三世而孔明說權之言曰  
操軍破必此還則荆吳之勢岷鼎足之形成矣  
是以荆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大言乎曰  
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

庄裡走出五六个大漢來  
打楊雄石秀被石秀拳起  
脚倒都打番了小二待要  
叫被時廷一掌打腫了嘴  
作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  
從後門走了楊雄曰這厮  
走去報庄事去了我們已  
吃了飯快走罷收拾行李  
各人拿一把朴刀石秀曰  
左右休放過他便去點起  
火把將店裏四面燒着三  
人同去路而走正是  
小忿原來為攘雞

而此為其意中所有即益州未奪而亦預為其  
目中所無且其時劉表雖亡而劉璋張魯馬騰  
韓遂尚在蒞其鼎是一語竟似未嘗有此數人  
者豈非英雄識見有所先定與  
曹操青衡黃酒之曰謂立德曰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而孫權亦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何  
其言之不謀而相合與蓋天下唯英雄能識英  
雄不待識之手與足之時而爭識之於孤窮之  
日每怪今人肉眼見人赫奕則畏而重之見人  
淪落則鄙而笑之豈故相非同心相識英雄之  
不遇識者正為天下更無有英雄如此人者耳  
此回文字曲處妙在孔明一至東吳會龐不削



便教兵變及點黎

賀多星用連環計

祝氏庄園碎粉釐

三人正走只見後面火把

不計其數發喊趕上石秀

且不要慌等他來楊雄當

先石秀在後時趕在中各

挺大刀來迎却是庄客殺

追楊雄截番了五七個後

而便退石秀趕去搦番六

七人庄客都走了石秀等

正走之間喊聲忽又起不

防樹林中伸出一把鐵鉤

把時趕塔住拖入林中去

了石秀回身核時又伸出

兩條鐵鉤來楊雄將朴刀

撥開去了兩個見捉了時

廷無心恋戰四下裡尋路

便走見東邊火把回去了

小路上又無取林樹木二

人便望東邊來夫明望見

前而一個酒店石秀自哥

哥且買酒飲吃了去二

人入店倚了朴刀對面坐

下叫酒保取酒來酒保掛

下酒食兩個正吃見外面

引見孫權且歇館驛此一由也又妙在孫權不

即請見必得明日此再曲也及至明日又不即

見孫權先見眾謀士此三曲也及至會見眾謀

士又彼此角辯議論齟齬此四曲也孔明言語

既觸眾謀士又忤孫權此五曲也追孫權作色

而起拂衣而入讀者至此幾疑立德之與孫權

終不相合孔明之至東吳竟成虛往也者然後

下文峰迴路轉詞冷情投將欲通之忽若阻之

將欲近之忽若遠之令人驚疑不定真是文章

妙境

孫權既聽魯肅之說定吾身之謀又聞孔明之

言識彼軍之勢此時破曹之計決矣乃復躊躇

不斷寢食俱廢者何哉益非此一折則後文周

瑜之畧不顯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不必孫

權之果出于此而作者特欲為後文取勢耳觀

此可悟文章之法

劫說魯肅孔明歸了玄德劉琦登舟望柴桑都來二

人在舟中共議魯肅謂孔明曰先生見孫將軍切不

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孔明曰孔明曰不須子敬

叮嚀亮自有對答之語孔明曰及那到吳肅謂孔

明于館驛中暫歇先自往見孫權此時不即引權正

聚文武于堂上議事聞魯肅回急召人問曰子敬往

江夏探聽實若何肅曰已知其畧尚容徐果妙在

孔明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操昨遣使齎文至此孤

不即



一人奔入來生得滿堂先發進來使現今會眾面議未定曹操檄文之至妙

腮眼驚耳大奔領着初衫曹操檄文之語其畧曰

戴黃巾字巾曰官人叫在會中看其畧曰

你挑担來庄上店主連忙

答曰裝了担立刻送來庄

上那人分咐轉身出門正

從揚雄而前過揚雄認得

叫声小郎你却在这里那

人回過頭來認着曰曰恩

人如同來這里望揚雄便

拜揚雄扶起那人來叫與

石秀相見石秀問曰這位

只長是誰揚雄曰姓杜名

張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則

東吳民安江南六都可保矣張昭第一

孫權曰頭不

語孫權第二須與權起更衣權肅隨于權後權知肅

意乃執肅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肅曰恰總眾人所言

深談將軍眾入皆可降曹操唯將軍不可降曹操

是言權曰何以言之肅曰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

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曹欲安所歸乎位不

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

南面稱孤哉眾人之意各自為已不可聽也將軍宜

早定大計衆人是就東吳全勢論于孫權曰諸

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聞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

天以子敬賜我也張昭為孫策所得士周倫亦孫策

所得士准曹肅則孫權自得之故

與乃中山人民因為他生

得粗莽人都叫他做鬼臉

兒來到薊州做買賣因打

死同伴客人吃官司監在

薊州府牢裡我見說起奪

棒都省我一力扶持救他

不想在此相會杜恩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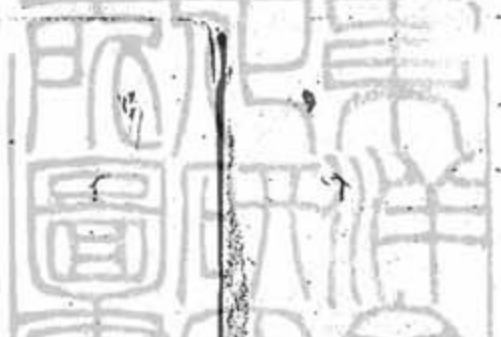
恩人為何公幹到這里揚

雄附耳低言把前事說了

一徧社聽自既然如此恩

人放心我開放時送還你

揚雄曰督弟少坐同飲使





曰小人得恩人救後離了獨利為己但操新得袁紹之眾近又得荆州之兵恐勢  
 薊州到此感蒙大官人見大難以抵敵正為此也孔明曰肅至江夏引諸葛瑾  
 爰收錄小人在家中做个之弟諸葛亮在此主公可問之便知虛實妙在此  
 主管以此不思回鄉楊雄明權曰臥龍先生在此乎肅曰現在館驛中安歇權  
 曰大官人是誰村人說出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妙在說出孔明又武于  
 這個人來直教祝家庄上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此是孫權  
 兵戈起引出天岳地煞來吳人風俗肅領命而去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  
 且所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楊雄石秀殺兇蓋

宋江一打祝家庄

杜興曰此間獨龍岡上有

三座山三个村坊中間是

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于客位張昭等見孔明手袖  
 至幕下蚤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裁冠  
 揖帶整衣端坐衣裏楚楚孔明逐一相見  
 曰今見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孔明第一孔明笑  
 曰亮自見機而變決不有悞孔明第二孔明  
 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妙在說出孔明又武于  
 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此是孫權  
 吳人風俗肅領命而去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又囑  
 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見妙在說出孔明又武于  
 帳下先教見我江東英俊然後升堂議事此是孫權

祝家庄西乃是蘆家庄東

邊是李家庄惟有祝家庄

家未庄主祝朝奉長子祝

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家

申請個教師做飲杯茶

延工此人有萬夫不敵之

勇庄上止有三庄客

兩邊屬家庄主魯大公有

个兒子喚做飛天虎盧成

一个女兒最利害喚做一

丈青扈三娘能復日月双

刃這東村庄上却是我

主人姓李名應使條混鉄

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

風酒器宇軒昂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先以言挑

之曰昭乃江東徵求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目比

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張昭之意即欲借管樂厭的孔

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謂向不止此

曰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于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

為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

是何主見亦問得惡是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

弟一箇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意不在

權遂答曰吾觀取漢止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

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說得劉

孫權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便曹操得以猖獗今

我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亦是實語

並非大言

並非大言



漁網猶苦蘇飛刀五日能取日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  
面步取大神出現後這三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  
相結而生死之交立誓  
愿但有凶音互相救應恐  
梁山泊求宿糧三村准宿  
抵敵小人則二位到庄見  
李六官人來書去救時迂  
楊雄問曰你那李六官人  
莫不是江湖上喚做撲天  
雕的么杜興曰正是當下  
杜興送了酒錢三個店  
到李家庄庄上見兩邊都  
是錦架明晃七揮滿刁鎗  
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

壯且自兩位哥也在此少  
待小弟入去探知杜興去  
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裡面  
出來揚雄石秀看見果然  
好表人物有臨江仙一首  
讀曰  
鵲眼鷹睛頭似虎  
猿臂狼腰財仗義  
英豪凌騎白雲馬  
絳紅袍背上飛刀藏  
把箇鋼鎗斜嵌銀條性  
剛誰敢犯分毫李應  
壯士名號撲天鷗

乘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  
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將他並目一說說立  
謂九龍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孔明聽罷喞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群鳥能  
識哉亦非大言譬如人染沉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  
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  
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  
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  
先生忽然請斷道隱然笑張昭是庸臣謀國如庸醫殺人吾主劉豫州向日重  
敗于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閉張趙雲而已  
此正如病勢在羸已極之時也三顧草廬正是病新  
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



杜與引揚雄石秀拜見李容身豈真將坐守于此耶夫以用兵不完城郭不固  
應遣恠若刑楊雄石秀再軍不經練糧不繼自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  
拜曰望天官人致書盟祝俸博望在董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  
家庄求救時廷性命生死過此自誓至于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知且又不忍  
不忘李應即時修下一封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高指玄德其  
謝李應曰二位壯士放心富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携幼相  
祝家庄去了楊雄石秀拜隨不忍棄之曰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  
亦大仁大義也又高指玄德其寡不敵眾勝負乃其  
小生書去便當放來且請當事皆高皇數敗于弟羽而下一戰成功此非韓  
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系勝隱然以立德  
管回來稟曰小人先覓朝信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  
奉下書到有放逐之心見信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  
子三傑焦燥起來書也不虛譽欺人半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

和這三利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分  
付叫杜與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問個仔細  
杜且曰小人再求東人親筆書陳去方纔肯放李應  
只得親自寫書封皮上使一個諱字圖書把與杜與  
奔祝家庄去了三晚不見回報李應心中疑感見  
杜與回來根曰小人到他庄上遇見祝朝奉曰你  
不能對子一能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  
和這三利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分  
付叫杜與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問個仔細  
杜且曰小人再求東人親筆書陳去方纔肯放李應  
只得親自寫書封皮上使一個諱字圖書把與杜與  
奔祝家庄去了三晚不見回報李應心中疑感見  
杜與回來根曰小人到他庄上遇見祝朝奉曰你  
不能對子一能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  
和這三利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分  
付叫杜與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問個仔細  
杜且曰小人再求東人親筆書陳去方纔肯放李應  
只得親自寫書封皮上使一個諱字圖書把與杜與  
奔祝家庄去了三晚不見回報李應心中疑感見  
杜與回來根曰小人到他庄上遇見祝朝奉曰你  
不能對子一能座間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



人不曉事今日便個潑男  
去游說東吳耶此人直是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  
女來下書要取賊人時注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為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家  
我妻將他解州小人說他傑也自節則管樂猶云小可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  
是劍州客人今投嫩庄東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凌弱俱刀  
人說他燒了店屋明白依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詭偽之詞便畏懼請  
出蓋這賊家三個都說不降敢笑蘇秦張儀乎借贊蘇秦以鄙薄步騭默然無  
要說處雖書扯破又說原語又一問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  
與東人結下生死之交共視其人乃蘇秦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漢賊也又何必  
禦梁山泊強飛今日反救問綜曰公言差矣漢傳世至今天數將終今曹操已  
賊大必是通同叫庄客來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歸心虞翻但誇曹操之強猶  
捉小人小人飛馬走回李漢賊喪心喪理此劉豫州不識天時強欲與爭正如  
應听了大怒呼庄客快討虞翻又低一着以明擊石安得不敗乎孔明厲聲曰薛敬文安得出  
馬來楊雄石秀諫曰大官

人息怒休為小人坏了義  
氣空應不所披掛上馬拿  
條点鋼鎗並起三百庄客  
便往杜且楊雄石秀各挺  
朴刀相隨飛奔祝家庄原  
來祝家庄四下濶港那庄  
正在岡上有三層城牆前  
後兩個庄門兩條吊橋牆  
裡四面都蓋着舖四下裡  
徧排刀鎗門樓上掛了戰  
鼓銅鑼李應勒馬在庄前  
大罵只見擁出六十騎馬  
來祝彪當先李應見了祝

此無父無君之言乎稱君父二字喝問夫人人生天地  
問以忠孝為立身之本公既為漢臣則見有不臣之  
人當誓共戮之臣之道也公曹操祖宗叨食漢祿不  
思報效反懷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憤公乃以天數  
歸之真無父無君之人也不足與語請勿復言此語  
愧殺薛綜滿面羞慙不能對答了又一個座上又一人  
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  
之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却無可稽考眼見  
只是織席販履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對臣罵  
失語况又左看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  
曹操更低一着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曹操  
既為曹相國之後則世為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



彪大罵曰你父與我相識... 曹氏之賊子也... 今皇帝接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者... 且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 又何足為辱乎... 公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 共語... 言皆強詞奪理均非正論不必再言且請問孔明治... 何經典... 一發問得沒要... 孔明視之乃嚴峻也孔明曰... 每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與邦立事且古耕莘伊... 尹鈞渭子牙張良陳平之流鄧禹耿舟之輩皆有匡... 扶宇宙之才未審其平生治何經典豈亦效書生區... 區于筆硯之間數黑論黃舞文弄墨而已乎... 若使以

彪戰李應不過撥馬便走... 去視彪拔下鎗拈弓搭箭... 翻身射來李應急躲... 背上射下馬來視彪便勒... 馬挺鎗來刺却得楊雄... 秀接住廝殺視彪抵當不... 住回馬便走早被楊雄... 秀一刀砍着戰馬後腿那... 馬負疼險些把彪掀下... 馬來却得隨從人亂箭射... 來楊雄石秀身無衣服只... 得退回杜以看李應回庄... 拔出箭矢把金鎗搦斫了... 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富世奇才君等以

首名世亦不過蔡邕王粲陳... 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 對... 實學恐適為儒者所笑耳... 人少汝南程德樞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別... 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 後世若夫小人之儒唯務雕蟲琢玉翰墨青春作賦... 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 如揚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閣而... 死此所謂小人之儒也雖曰賦萬言亦何取哉... 降曹者北程德樞不能對... 如流盡皆失色時座上張溫駱統二人又欲問難忽... 一人自外而入厲聲言曰孔明乃富世奇才君等以





瘡口在後堂留議楊雄石  
唇舌相難非敬客之禮也曹操大軍臨境不思退敵  
秀曰既是大官人申箭我  
們上梁山泊去懇請晁宋  
三公來與大官人報仇就  
救時廷李應曰非我不用  
心實出乎無奈便教林吳  
取金銀相贈楊雄石秀拜  
辭了李應投梁山泊來望  
見一次新造酒店酒店賣  
酒吃店主石勇來相見了  
楊雄便問上梁山泊路程  
石勇曰你二位從那里來  
楊雄曰我們從蘄州來石

諒瑾曰賢弟見過吳侯却來叙話說罷自去  
明一詞人見孫權則孫權與孔明  
坐諸葛瑾將與諸謀士侍立則  
不可有悞魯肅第三孔明點頭應諾孔明第三引至  
堂上孫權降階而迎禮相待施禮畢賜孔明坐眾  
文武分兩行而立魯肅立于孔明之側只看他講話  
孔明致玄德之意畢偷眼看孫權碧眼紫髯堂堂一  
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說等他問  
時用言激之便了先生前請醫道獻茶已畢孫權曰  
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見敢求教益孔  
明曰不才無學有辱明問權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劉  
豫州與曹操決戰必深知彼軍虛實孫權之意專在  
孔明曰劉豫州兵微將寡更兼新野城小無糧安能

勇邀二位上船直到大寨  
恭見晁蓋并眾頭領晁蓋  
細問二人根由楊雄石秀  
訴說前事道時廷偷雞事  
晁蓋大怒即令斬首示眾

勇邀二位上船直到大寨  
恭見晁蓋并眾頭領晁蓋  
細問二人根由楊雄石秀  
訴說前事道時廷偷雞事  
晁蓋大怒即令斬首示眾





正是

楊雄石秀訴衷情

可笑時注行不減

惹得群雄齊發怒

兵兵三打祝家庄

宋江曰可上息怒兩個壯

士千里來投如何斬首覓

蓋曰這兩個把我梁山泊

好漢名目偷雞吃因此連

累受辱今日先斬兩入首

級號令然後起兵去先蕩

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宋江

曰這二位賢弟所說鼓上

與曹操相持只說曹操兵少尚權曰曹兵共有多少

孔明曰馬步水軍約有二百餘萬此忽應承曹肅至

權曰莫非詐乎孔明曰非詐也曹操就徐州已有青

州軍二十萬平了袁紹又得五六十萬中原新招之

兵三四十萬今又得荊州之兵二三十萬以此計之

不下一百五十萬焉以百萬言之恐驚江東之士也

索性再說多些不魯肅在傍聞言失色以自視孔明

孔明只做不知權曰曹操部下戰將還有多少

其兵又問其將者或兵雖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

多而將少猶不足懼也孔明曰足智多謀之士能

征慣戰之將何止二千人所誇其兵又誇其將且

壞了權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復有遠圖乎或兵將雖

魯肅不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准備戰船不欲圖江

螳螂時注他是此等人以致

惹起此事我所得祝家庄

常說要和我山寨為對我

今領一枝軍馬去掃除他

一則我寨不折銳氣二則

免小輩賊辱三則得他錢

糧四則說李應上山吳用

曰兄長之說極是豈可自

斯手足之人眾頭領力劝

晁蓋免了二人楊雄石秀

謝罪了宋江撫慰目賢弟

休怪這是山寨号令如此

東待取何地此句直權曰若彼有吞併之意戰與不

戰請是下為我一次孔明曰亮有一語但恐將軍不

肯聽從勸他投降願一日權曰願聞高論孔明曰向

者宇內大亂故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

操並爭天下今操除大難舉已平矣近又新破荆

州威振海內縱有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道逃至

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

衡不如早與之絕此句反若其不能何不從眾謀士

之論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此句反權未及答孔明

又曰將軍外托服從之名內懷疑貳之見事急而不

斷禍至無自矣又權曰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降

操急問此句孔明曰昔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



席散次日宋江分撥人馬濟此乃天也又安能屈處人下乎明明說孫權不及玄德并不及出橫

去打祝家庄第一隊撥花惡甚○前曾謂以為諸臣皆可降惟孫權不可降高待孫權也今孔明以一玄德不可降唯孫權可降一之安得不怒乎

樂宋萬李三穆引李逵楊孫權聽了孔明此言不覺勃然變色拂衣而起退入後堂眾皆哂笑而散

雄石秀黃信歐陽揚林帶有此一折一領三千軍馬前導第二隊

撥林冲秦明戴宗張順馬不合矣而下文忽一出無

一鄧飛王矮虎白勝領三數奇交奇事令人不測

千軍馬隨後接應宋清鄭贊曰真孔明曰先生何故

云壽隨後接應蕭曰果有良策肅當請主公求救孔明曰

已定到獨龍山頭下寨宋吾視曹操百萬之眾如群蟻耳但我一舉手則皆為

江與花榮商議日先使兩吾粉矣又說出大話然請聞言便入後堂見孫權權

個兄弟去打听路途然後怒氣未息顧謂肅曰孔明欺吾太甚肅曰吾亦以此

好進兵李逵跌日量這鳥



庄只消我帶二三百人殺貴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

將去把庄人都砍了何須肯輕言主公何不求之權曰真作喜曰原來孔明有

要人先去打所宋江喝曰良謀故以言詞激我我一時淺見幾誤大事好孫

你休胡說便喚石秀分付同魯肅重復出堂再請孔明敘話孔明前在草廬必

日兄弟曾到彼處可和楊江東亦必待權見孔明謝曰適來昌濱威嚴幸勿見

林同去走一遭楊林曰我孫權再問孔明亦謝曰亮言語昌望乞恕罪權邀孔明入

自扮作解法師擊者法後堂置酒相待數巡之後權曰曹操平生所惡者君

環于路插將人去石秀曰布劉表袁紹袁術豫州與孤耳今敵雄已滅獨豫州

我扮挑柴人去便了商議與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吳之地受制于人吾計決矣

已定五更起來石秀挑柴有志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此句是求然豫州新

先去行不到二十里只見氣敗之後安能抗此難能相助孔明曰豫州雖

路徑曲折四下樹木叢密新敗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劉琦領江夏戰士亦

唯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



担所得法鈴响近石秀看不下萬人言玄德之勢不為弱曹操之眾遠來疲憊近追豫州時却是楊林進來石秀叫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住楊林曰只顧揀大路走會編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荆州士民附操者石秀却挑柴望大路先走言曹操之勢不足畏今將軍誠能與豫州見前面一簇人家數次酒店石秀挑柴望酒店門首放下只見各家門前捕着鎗力每人身上穿領黃書心寫个大祝字石秀見了與個老丈作揖問曰此間為甚都把刀鎗捕在門前老人曰你可快去這郊外避這里早晚要天斬殺這

敬張昭知孫權欲與吳遂與眾議曰中了孔明之計也急入見權曰昭等關主公將與吳與曹操爭鋒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說他不知玄德尚然不棄曹操

裡頭做祝家庄向上便是向日兵微將寡尚能一鼓克袁紹何況今日催百萬祝朝奉宅如今惹了梁山之眾南征豈可輕敵若聽諸葛亮之言妄動軍兵此泊好漢見今領軍馬在村謂負薪救火也張昭第三孫權只低頭不語孫權有且要來所殺祝家莊公每答顏雅曰劉備因為曹操所敗故欲橫我江東之兵戶人家娶精壯後生一名舌戰以拒之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願聽子布之言之時伺候有令傳來便要手斧孫權獨無一言孫權沉吟未決孔明已將曹操兵勇却在此時開口孫權沉吟未決虛實明說明白矣尚尚兀吟未决即作者於此持欲借此逼出後文周瑜耳不心孫權之果如此也張昭等出會人家老人曰本村有三方人入見自道張子布等支樹主公休動兵力主降議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馬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自為謀之計耳願主公勿聽接應石秀曰這村裡路難也孫權尚在况吟都為後肅曰三公若遲疑必為眾他如何敢來老人曰若是人悞矣權曰卿且暫退容我三思都為後肅乃退出初來不知路的便被捉了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者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曾有詩云



守個祝家庄

只是蟠蛇路

容易人得來

却是出不去

石秀听罷橫哭拜曰小人

是江湖客人因折本歸鄉

不得倘若挑這柴出去撞

見虧殺走不想念了情原

把這担柴相送求指小人

出去的路那老人曰如何

白要你的柴你自入來請

你吃些酒飯去石秀挑柴

跟隨老人入到屋裡那老

前正寫文官此處且說孫權退入內宅寢食不安

又補寫武將一句

猶豫不決都為後文取勢吳國大見權如此問曰何事在心

腹食俱廢權曰今曹操屯兵十江漢有下江南之意

問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戰者欲待戰來恐寡不敵

眾欲待降來又恐曹操不容寡不敵眾是德于劉備

因此猶豫不決吳國大曰汝何不記吾姐臨終之語

乎忽將權母臨終遺命一堤孫權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想出這句

話來正是

追思國母臨終語 引得周郎立戰功

畢竟說着甚的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人討酒飯與石秀吃石秀

再拜謝曰公公指教出

去路徑那老人曰你便從

村裡走去不問道路闊狹

但有白楊樹的轉灣便是

活路沒那樹處都是死路

理藏着竹簽鐵釘踏著

飛簫雀定捉了石秀拜謝

敢問高姓那老人曰本村

姓祝的最多惟老漢與姓

鍾離住居在此只所得外

而抄關說拿了一個細作

石秀大驚跟那老人出來

孫權決計破曹操

孫權破操之註必待周瑜決之者非決之以周

瑜之言而實決之以孫策臨終之言則謂周瑜

之破操一孫策之破操可也不但此也孫策之

語孫權能憶之者憶之以權母臨終之言而又

憶之以母妹憶姊之言也則謂周瑜之破操一

吳氏兩夫人之破操可也且周瑜破操之計必

待孔明激之者非激之以孔明而激之以二喬

也則謂周瑜之破操一六喬小喬之破操可也

赤壁鏖兵一場大功得婦人之力居多婦人真

可畏哉

張昭有負孫策付託之重或解之曰內事不決



看時只見七八十個庄客  
綁着楊林前去石秀見了  
假問老人這個拿得是甚  
麼人老人曰他是宋江差  
來的細作有人認得是楊  
林說猶未了見前面搖二  
十多對纜鎗後面騎着四  
五疋戰馬背弓搭箭擁着  
一個少年壯士騎着疋白  
馬手執銀鎗石秀自過去  
的相公是誰老人曰這是  
祝朝奉第三子喚做祝彪  
定西村一丈青扈三娘為

問張昭原不當以外事問之不知天下未有能  
謀內事而不能謀外事者又未有不能謀外事  
而能謀內事者據外乃所以安內外患至而不  
能捍謂之知內吾不信也  
前卷孫權謂孔明曰非豫州莫與當曹操者是  
孔明之激怒孫權而致孫權之求助於玄德也  
此卷周瑜謂孔明曰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  
曹賊是孔明之激怒周瑜而致周瑜之求助於  
孔明也本欲立德求助於孫權却能使孫權反  
求助於立德本是孔明求助於周瑜却能使周  
瑜反求助於孔明孔明之智真妙絕千古  
周瑜拒操之志早已決於胸中而誰言降操者

要兄弟三人他第一了得  
石秀拜謝要送老人曰今  
日晚了前面倘或斬殺在  
送徐性命且在我家歇一  
夜將息打听得沒事便可  
出去石秀謝曰如此多感  
只所得門前四五迎報將  
來扶門分付百姓曰今夜  
只看紅疋為號齊心併力  
捉拿梁山泊賊人解官請  
賞石秀問曰這人是誰老  
人曰這是本處捕盜巡檢  
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

是以言批撥孔明欲使其求助於我也曾慮不  
知其詐而極力爭之孔明知其詐而隨口順之  
俞亮二人各自使詭各說假話大家暗暗猜着  
大家只做不知而中間夾着一至誠之魯肅時  
出幾句老實語以形之寫來真是好看煞人  
八門問諱豈有八其國而不知其國之夫人者  
乎或疑孔明二喬之說乃演義粧點耳非真有  
是言也然吾讀杜少陵詩有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則使孔明不借風周郎  
不縱火將二喬之為二喬其不等於張濟之妻  
袁熙之婦者幾希矣事既非曹操之所無說何  
必非孔明之所有銅雀舊賦云連二橋於東西



見說自去屋後草窩裡睡  
着却說宋江不見楊林石  
秀回報隨後又使歐鵬打  
听回報曰听得那里捉了  
細作小弟不敢深入宋江  
怒曰如何等得回報今夜  
只顧入去救他兩個李達  
曰我先殺去看他如何宋  
江令軍兵披挂李達傷雄  
為先鋒李立為合後穆以  
居左黃信在右宋江花榮  
歐鵬等為中軍搖旗殺奔  
祝家庄來黃昏時分赤蓮

今若長空之蝦蟇此言東西有玉龍金鳳之兩  
臺而接之以橋也以蝦蟇比之即阿房賦所謂  
長橋臥波未雲何龍復道凌虛不霽何虹者也  
孔明乃將矯字改作喬字將西字改作南字將  
連字改作攬字而下句則全改之遂輕輕劃在  
二喬身上去可謂善改文章者矣劉貢父東坡  
疾蘇子瞻戲改大風歌以嘲之曰大風起兮眉  
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其始學孔明之改賦  
乎  
以橋作喬此讀別字也孔明欲欺周郎故有意  
為之奈何近世孔明之多乎弄璋而以為弄麀  
矣伏臘而以為伏臘矣辛而以為羊金根而以

脫得赤條已揮兩把板斧  
殺向庄前只見吊桶擡起  
庄門緊閉不見一人李達  
便要下水過去楊雄扯住  
曰關閉庄門必有計策等  
哥上商議遂那馬忽得  
住只見宋江中軍人馬到  
來楊雄接着報說庄上並  
不見人馬動靜宋江勒馬  
看時心中疑惑猛想天書  
上戒說臨敵休急暴是我  
一時深入重地不見敵軍  
他必有計快令三軍且退

却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乃謂之曰先姊遺言  
云伯符臨終有言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  
瑜今何不請公瑾問之  
國太述先姊遺言先姊却又  
是述前許遺言○孫策遺命  
耳  
為金銀美吾不知其將誰何人將施何計而亦  
學孔明之攻別字也為之一笑  
周瑜非是孔明也忌立德也孔明為立德所布  
則忌之使孔明而為東吳所可則不忌也觀其  
使諸葛謹招之之意可見矣非若龐涓之忌孫  
臆問事一君而必欲殺之而後快也一則在異  
國而招之使入我國一到在我國而驅之使入  
異國試以龐涓較周瑜則周瑜真愛孔明之三  
耳



忽所得庄裡信是二十九回中一响獨權大喜即遣使往翻陽請周瑜議事龍岡上于百火把齊明那可知前文寫孫權在吟門樓上營箭如雨射來宋猶像不過欲逼出周瑜師聞曹操大軍至漢上便星夜回些桑郁叢事軍機原來周瑜在羽揚湖訓練水江取田路回軍只見後軍使者未發周瑜已先到報曰田路都阻塞了宋江不待我確去請却寫周今軍兵四下裡尋路李遠瑜自來是極寫周瑜揮起双斧往來尋人斯殺寫魯肅告周瑜不見一个散軍岡上又放是極寫魯肅火炮四下喊聲振地宋江周瑜曰子敬休憂瑜自有主張問曰怎的前面都是盤路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魯肅上馬去了周瑜路上又有苦竹簽鐵蒺方纔歇息忽報張昭進顧張紘步騭四人來相探瑜蒺鹿角都交了路口此是接入堂中坐定敘寒溫畢張昭曰都督知江東之利天喪我也正在慌急之際善否問得驚瑜曰未知也有相吞之意尚未露其形昭曰曹操擁兵百萬也於漢上昨傳檄文至此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雖



所得左軍報曰石秀來了江東之禍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倫軍師詣葛亮宋江見石秀奔到馬前苦至此彼因自欲雪前持下說詞以激主公子敬却執曰可也休慌兄弟已知路逃不悟正欲待都督一決瑜曰公等之見皆同否願徑教吾只看有白楊樹便雖等日所議皆同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請回明走去若要官路狹澗宋江早見主公自有定議傳令只看白楊樹走過五程普黃蓋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瑜迎入各問慰訖六里前面人馬越添得多程普曰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宋江便喚石秀問曰怎生問得憤前面賊兵衆廣石秀曰他知也有紅灯為號且看我軍接音曰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大小東時他便望東攔我軍望教百戰方纔戰得六郡城池今主公聽謀士之言欲西去他便望西阻宋江曰降曹權此真可恥可惜之事吾等寧死下辱望都督如此怎生奈何花榮拈弓勸主公決計與兵吾等願效死戰



取箭望紅燈射一箭把那  
紅燈射落山下伏兵不見  
紅燈便亂竄起來宋江教  
石秀引路殺出村口只見  
前面城上連天一帶火光  
縱橫却是本寨接應兵馬  
到了殺散伏兵宋江令兵  
乘夜殺出村口會合秦明  
林冲等眾軍又令去高阜  
処下寨整點人馬教內不  
見鎮三山黃信宋江大驚  
詢問手下昨夜跟去軍人  
報曰黃頭領前去探路不

拍額曰吾頭可斷誓不降曹又獨為衆人皆曰吾等  
都不願降表瑜曰吾正欲與曹操決戰安肯投降  
將軍等請回瑜見主公自有定議亦只順口程昱等  
別去又未幾諸葛瑾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瑜迎  
入講禮畢諸葛瑾曰舍弟諸葛亮自漢土來言劉豫  
州欲結東吳共伐曹操文武商議未定固舍弟為使  
瑾不敢多言是避嫌專候都督來決此事瑜曰以公  
論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戰者難保二語妙甚明明  
武官不措死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張來日同至府下定議  
與對魯肅語一服瑾等辭退忽又報呂蒙甘寧等一班兒來  
見瑜請入亦敘談此事有要戰者有要降者互相爭  
論前是魯肅與周瑜爭今作兩處相見瑜曰不必  
論今并作一起相見前詳此略法各異

提防葦葦中伸出撻鈎搭

多言來日都到府下公議妙在不眾乃辭去周瑜冷

住活捉去了宋江問曰生

答不止不知他葫蘆至晚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

不曾打得到折了兩個兒

瑜問中門迎入敘禮罷分賓主面坐肅先問瑜曰今

弟怎生是好楊雄曰此間

曹操驅衆南侵和與戰二策主公不能決一聽於將

有三村結併東村李大官

軍將軍之意如何是老實人瑜曰曹操以天子為名

人前日已被祝彪射了一

其師不可拒且其勢大未可輕敵戰則必敗降則易

箭見今在葦葦恭病哥也

安吾意已決來日見主公便當遣使納降此是周郎

去與他計說方好宋江曰

孔明也試魯肅愕然曰君言差矣江東基業已歷三

我正志了教取綵緞十疋

世豈可一旦棄于他人伯符遺言外事付托將軍今

羊酒等項懸一騎好馬并

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為泰山之靠奈何亦從懦夫

鞍轡令林冲秦明守寨東

之議即周郎不過欲挑撥孔明開口却瑜曰江東六

江帶花榮楊雄石秀來到

郡生靈無限若罹兵革之禍必有歸怨於我故決計

虛前見拽起吊橋門樓橋

瑜曰

虛前見拽起吊橋門樓橋

瑜曰



起鼓來宋江在馬上叫曰請降耳孔明求助於我故又反言以激之肅曰不然

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敬以將軍之英雄東吳之險固操未必便能得志也妙

來忝大官人別無他意門在孔明不言二人互相爭辯孔明只袖手冷笑前寫

樓上杜興看見楊雄石秀冷笑此又寫孔明冷瑜曰先生何故晒笑孔明曰亮

在內便開生門放起小吊笑都是滿腹春秋瑜曰先生何故晒笑孔明曰亮

橋來見宋江施元畢楊雄不笑別人笑子敬不識時務耳惡極肅曰先生如何

曰這位兄弟便是鬼臉兒反笑我不識時務孔明曰公瑾生意欲降操甚為合

杜興宋江曰相煩足下對理惡極瑜曰孔明乃識時務之士必與吾有同心家

李大官人說宋江久聞大名無緣拜會今因祝家庄說假話好肅曰孔明你如何說此夾着魯肅一句

經過特獻綵緞名馬羊酒看人孔明曰操極善用兵天下莫敢當向只有呂布袁

紹袁術劉表敢與對敵今數人皆被操滅天下無人矣向句奚落孫權又句句獨有劉豫州識時務張

苗孔真士只求一見別無矣落周瑜惡極妙極獨有劉豫州識時務張

江亦見言語李應曰他是保妻子可以全富貴國祚遷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

梁山泊造反的人我怎好惡極魯肅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又

與他相見無私有獎你可着魯肅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席羊擔酒納土

回他只說我病改日再會可老寔話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席羊擔酒納土

禮物不敢接受杜興再進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

橋來見宋江告知宋江曰簡人到江上操一得此兩人百萬之眾皆卸甲捲旗

我特地來問他虛實何故而退矣說到此處更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

猜疑杜興曰小人頗知此日江東去此兩人如大木飄一葉大倉減一粟耳而

聞虛實中間是祝家庄東操得之必大喜而去且不便說是何人偏瑜又問果

邊是我李家庄西邊是扈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

家庄這三村庄上誓願有一臺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

兵互相救應今當惡了東先有此一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

人不來救應只有西村扈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



家庄來相助將軍打祝家  
方說山妻他子操會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  
 生時只愛親防西路那祝  
及其主人之嫂  
 家庄有兩個庄門一座在  
成帝業又先有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臺以  
 獨龍岡前一座在獨龍岡  
樂晚年雖死無恨矣惡極矣今雖引百萬之眾虎視  
 後若打前門不濟事兩軍  
江南其實為此二女也惡極矣  
 夾攻方可得破前門都是  
千金買此二女知妙不  
 蟠蛇徑潤狹不等但有  
心滿意必班師矣惡極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  
 白楊樹方是路徑如無此  
為之妙在又借一論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據不即  
 樹便是死路石秀曰他如  
怒罵又核寔一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筆  
 今都把白楊樹砍伐了杜  
成文操實命作一賦名曰銅雀臺賦賦中之意重道  
 與曰雖然砍了樹根尚有  
他家合為天子又先有一誓取二喬有詩為証竟  
 只宜白日攻打黑夜不可  
曰此賦公能記否又核實一句不孔明曰吾愛其文  
 進兵宋江听罷謝了杜與  
華美豈編記之瑜曰試請一讀又核實一句不孔明

人馬回寨林冲等接着宋  
 即時誦銅雀臺賦云

江把李應不肯相見杜與  
 言語對眾頭領說了只得  
 計取再去進兵攻打祝家  
 庄李逵曰我先領枝兵前  
 去宋江曰你做先鋒不利  
 今番用你不着李逵低頭  
 不應宋江令馬麟鄧飛歐  
 鵬王矮虎四個跟我親自  
 做先鋒第二點戴宗秦明  
 楊雄石秀李俊張橫張順  
 白勝准備下水路進攻第  
 三點林冲花榮穆弘李逵

從明后以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  
 分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閣于太  
 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  
 流兮望園果之滋榮立雙臺於左右兮有五龍與  
 金鳳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  
舊賦云連  
 西兮若長空之蟻蝻此倚也非喬也今孔  
俯皇都  
 明易此二語便輕輕劃在二喬身上矣  
 之宏麗兮瞰雲霞之浮動欣群才之來萃兮協飛  
 能之吉夢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雪天  
 百世既立兮家願得乎雙逞揚仁化於宇宙兮盡  
 肅於上京唯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  
 矣美矣惠澤遠揚留在我皇家兮寧被四方同天

卷之二十二  
 瑜



分作兩路接應分發已定  
宋江親自攻打頭陣領着  
四個頭領一百馬軍一千  
步兵殺奔祝家庄獨龍關

前宋江看那祝家庄有篇  
古風讚曰

獨龍山前獨龍岡獨龍  
岡上祝家庄遠江一帶  
荒流水周匝盤桓皆垂  
楊墻外紛紛羅劍戟門  
前密七排刀鎗飄揚旗  
幟驚鳥散紛七劍戟生  
光芒硬弩強弓當要路

地之規量分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  
君壽於東皇御龍旂以遨遊兮廻鸞駕而周章思  
化及乎四海兮喜物阜而民康願斯寧之永固兮  
樂終古而未央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牝而罵曰老賊欺吾大  
甚至此不得不罵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單于屢侵疆界  
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今何借民間二女乎偏說民  
作為不知惡瑜曰公有所不知知之久矣大喬是孫伯符  
將軍主婦小喬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狀曰  
亮實不知失口亂言死罪死罪惡極瑜曰吾與老賊  
誓不兩立孔明曰事須三思免致後悔既知是他妻  
嫂矣又故意說此瑜曰吾承伯符等托妻有屈身降  
兩可命惡愈妙

灰捥砲石護城垣對敵

尺皆雄壯士當鋒都是  
少年郎祀罷出陣真雄  
教祝虎交鋒誰敢當更  
有祝虎多武藝能叱之  
声似霸王朝奉祝公謀  
略廣金銀羅綺滿于箱  
樽酒閉時延好客山林  
鎮日會豪強入共三村  
盟誓愿掃除強寇保村

曹之理適來所言故相試身方說此吾自離都陽湖

便有花伐之心雖刀斧加頭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  
一臂之力同破曹賊前此說假話本欲孔明來孔明  
曰若蒙不棄願效犬馬之勞早晚拱聽驅策瑜曰來  
日入見主公便議與兵孔明與魯肅辭出相別而去  
次日清晨孫權升堂左邊文官張昭顧雍等三十餘  
人右邊武官程普黃蓋等三十餘人衣冠濟濟劍佩  
鏘鏘分班侍立前孔明人見止列着文官今同瑜入  
少頃周瑜入見禮畢孫權問慰罷瑜曰近聞曹操引  
兵屯漢上馳書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權即取檄交與

面明書字兩行填平水  
泊橋晁蓋踏破梁山

周瑜看瑜看畢笑曰老賊以我江東無人敢如此相  
侮耶聽則怒見檄則笑怒權曰君之意若何瑜曰



宋江

宋江看兩面旗上所書人  
怒誓曰我若不打祝家庄  
不回來山泊傳令寨中第  
一撥頭領攻打前門自部  
人馬轉過獨龍岡後看都  
是磚牆石壁把得齊客正  
看之間只見正西一彪軍  
馬吶喊殺來宋江令馬麟  
鄧飛把定祝家庄後門自  
帶歐鵬王矮虎前面迎敵  
只見山坡下三十騎軍擁  
着一員女將正是扈家庄

主公曾與眾文武商議否權曰連日議此事有勸我  
降者有勸我戰者吾意未定故請公瑾一決瑜曰誰  
勸主公降問得與憐之極權曰張子布等皆主其意  
瑜即問張昭曰願聞先王所以王降之意昨日隨口  
昭曰曹操挾天子而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近  
又得荆州威勢愈大吾江東可以拒操者長江耳今  
操艤腫戰艦何止千百水陸並進何可當之不如且  
降更圖後計不知圖瑜曰此迂儒之論也一句罵倒  
明罵其後計江東自開國以來今歷三世安忍一旦廢棄  
權曰若此計將安出瑜曰操雖托名漢相實為漢賊  
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餘業據有江東兵精糧足  
正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以火



一丈青扈三娘馬上論兩  
口日月双刀引着三五百  
庄客前來簇應宋江曰扈  
家女將想是此婦即令王  
矮虎驟馬挺鎗迎戰聞到  
三十合王矮虎是个好色  
之徒只看女貌鎗法亂下  
回馬要走被一丈青赶上  
輕舒猿臂將王矮虎活捉  
去了歐鵬見捉去王矮虎  
便拍馬來救一丈青復回  
舞刀與歐鵬戰聞鄧飛見  
女將驍勇挺鎗拍馬來助

之則不自操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此處忽提馬  
韓遂為其後患而操入於南征一忌也此處忽提馬  
亦義伏焮應為後此處忽提馬  
文徐庶流言伏筆此處忽提馬北軍不熟水戰此處忽提馬操捨鞍馬伏舟相  
與東吳爭衡二忌也此處忽提馬為後文計此處忽提馬又時值隆冬盛  
寒馬無葉草三忌也此處忽提馬借東風此處忽提馬驅中國士卒遠  
涉江湖不服水上多生疾病四忌也此處忽提馬為後文計此處忽提馬操兵  
犯此教忌雖多必敗將軍擒操正在今日此處忽提馬以火勢前  
必降此處忽提馬瑜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將軍破之此處忽提馬其狀  
權翼然起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所懼二袁呂布  
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此處忽提馬語一殿此處忽提馬孤與  
老賊誓不兩立卿言當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  
也此處忽提馬瑜曰臣為將軍決一血戰萬死不辭只



戰祝家庄內恐一丈青有恐將軍狐疑不定以反激孫權權拔佩劍欲回前奏  
失輕心開了庄門祝龍引案一角曰諸官將有再言降曹者與此案同張昭此  
五百餘人趕來馬麟看見言罷便將此劍賜周瑜即封瑜為大都督程普為  
副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  
者即以此劍誅之寫得孫瑜受了劍對眾言曰吾奉  
主公之命率眾破曹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  
聽令如遲慢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寫得周瑜  
罷辭了孫權起身出府眾文武各無言而散周瑜回  
到下處便請孔明議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議  
已定願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孫將軍心尚未急不可  
以決策也拔劍欲案之後又說他心瑜曰何謂心不  
穩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懷寡不敵眾之意將軍能

刺斜裡使走歐鵬拍馬趕  
去被乘廷王一飛鎗打番  
下馬鄧飛大叫逢奔廷王  
宋江急令後軍救起歐鵬  
上馬那祝龍敵秦明不遇  
勒馬便走乘廷王撒了卻  
飛便來戰秦明將開了  
三十合不分勝敗乘廷王  
賣個破綻跨馬望荒坡便  
走秦明不知是計直起將  
來圍下伏兵見秦明馬到  
攔起絲索來連人和馬都  
絆倒了卻飛見秦明絆倒  
乘廷王斯殺廷王收住鎗

以軍效開解使其了然無疑然後大事可成孫權展  
多寡為問孔明便從瑜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人見  
此看出他心未穩瑜曰瑜曰先生之論甚善乃復人見  
孫權權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來日調撥軍馬  
主公心有疑否權曰但憂曹操兵多寡不敵眾耳他  
無所疑臥龍先生瑜笑曰瑜特為此特來開解主公  
主公因見操檄文言水陸大軍百萬故懷疑懼不復  
料其虛實今以實較之彼將中國之兵不過十五六  
萬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眾亦止七八萬耳尚多懷  
疑未服將此來軍兵平白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眾  
其數雖多不足畏也瑜得五萬兵自足破之其言願  
王公勿以為慮權撫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釋吾疑子  
布無謀深失孤望獨卿及子敬與孤同心耳又帶馬



莫不奇書  
卷之三十一  
五



急來救時亦被伏兵撓斃

活捉去了馬騰撤了一丈

青急來保護宋江望南而

定背後來延王祝龍一丈

青分頭趕來宋江正在危

急只見穆弘引兵從正南

殺來東南上又有兵來却

是楊雄石秀東北上又有

兵到乃是花榮三路兵馬

來戰往來延王刑祝彪在

庄上望見教祝虎守庄自

引五百人馬殺來一齊大

戰庄前李俊張橫張順

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

次日平明瑜起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力谷手

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

其上一心中不樂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長子程合自代

射來不能下手戴宗自勝

只在對岸吶喊宋江見天

色將晚令眾頭領且戰且

走正行之間只見一丈青

飛馬殺到宋江措手不及

拍馬望東而走背後一丈

青緊追正待赶上只見山

坡上一將大叫回那鳥婆

娘趕我哥也那里去宋江

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

奔趕來一丈青轉馬望樹

之走只見樹林內轉出林

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

之走只見樹林內轉出林

表會 卿可與子敬程普即日選軍前進孤當續發人

馬多載資糧為卿後應卿前軍倘不如意便還就孤

不爭勝先算孤當親與操賊決戰更無他疑其言亦

取其志愈緊孤當親與操賊決戰更無他疑其言亦

周瑜謝出暗村曰孔明早已料着吳侯之心其計畫

又高我一頭久必為江東之患不如殺之孔明正是

孔明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言欲殺孔明之事肅

曰不可公曹賊未破先殺賢士是自去其助也周郎

明子敬只瑜曰此人助劉備必為江東之患孔明乃

患曹操瑜曰諸葛瑾乃其親兄可令招此人同事

東吳豈不妙哉瑜善其言可見周瑜非忌勝已者特

次日平明瑜起行營升中軍帳高坐左右立力谷手

聚集文官武將聽令原來程普年長於瑜今瑜爵居

其上一心中不樂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長子程合自代

周瑜初時兵馬程普以年少輕視孔明瑜令眾

將曰王法無親諸君各守乃職方今曹操弄權甚於

董卓囚天子於許昌也暴兵於境生害公之奉命討之

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軍到處不得擾民實為罪

並不徇縱義周郎大是可見令畢即差韓當黃蓋為

前部先鋒領本部戰船即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

別聽將令將欽周泰為第二隊凌統潘璋為第三隊

太史慈呂蒙為第四隊陸遜董襲為第五隊呂範朱

治為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郡官軍水陸並進旬期取

只五萬兵觀其調撥

調撥已畢諸將各自收拾船

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

之走只見樹林內轉出林

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

之走只見樹林內轉出林

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

隻軍器起行程咨回見父程普說周瑜調兵動止有



冲陽曰婆娘走那甲夫一  
丈青輪刀直取林中林冲  
挺丈八蛇矛迎敵戰不到  
十合林冲賣個破綻一丈  
青使刀砍入林冲使蛇矛  
撥開輕舒猿臂將一丈青  
活捉退馬來紉了宋江看  
見喝采遂取路過村口來  
當夜衆頭領無心戀戰都  
回村口來祝家庄人馬亦  
回庄去祝龍教把捉到的  
賊將用陷車囚了等捉得  
宋江一齊解去東京請功

法普大驚曰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為將今能如此  
真將才也我如何不服遂親詣行營謝罪孔明在秦  
稔之後程普之服周郎亦遜謝次日瑜請諸葛瑾  
謂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劉備今幸  
至江東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使令弟棄劉備而  
事東吳則主公既得良輔此句為孫權而先生兄弟  
又得相見此句為諸葛豈不美哉先生幸即而行瑾  
曰瑾自至江東愧無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効力即  
時上馬送投驛亭求見孔明孔明接八哭拜各訴瀾  
情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齊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  
來請我也此日使遂答曰夷齊古之聖賢也問問  
曰夷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兄弟二人同在一處飛

到家  
到村口將了  
頭領連夜送到梁山泊與  
我父親宋太公處收管衆  
頭領只道宋公自娶此女  
子皆小心送去宋江又令  
送歐鵬上山去將息厚友  
宋江在帳中納悶不在話  
下且听下回分解

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  
弟與兄皆漢人今劉皇叔  
乃漢室之胃兄若能盡忠與而與弟同事劉皇叔則  
上不愧為漢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義兩全之策  
也此言見可不識兄意以為何如瑾思曰我來說他  
反被他說了我也這句遂無言回答起身辭去回見  
周瑜細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問得瑾曰吾受  
孫將軍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妄  
言語自有伏孔明之計在他阿兄面前不正是  
智識智逢宜必合 才和才角又難容

第四十五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終



忠義立身之本奸邪  
壞國之端狼心狗行  
濫居官致使英雄握  
腕奪虎視謀可惡劫  
牢計策堪觀怒州城  
郭痛悲酸頃刻是積  
遍滿

却說山東海邊有個登州  
城外有座山多有豺狼虎  
豹為患登州知府拘集獵  
戶當所委立限狀捕捉大  
虫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  
家要捕虎限狀如違了限

期痛責柳寫不怒登州山四大可書第一種卷二十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下有一家獐戶弟兄二人  
喚做解珍綽號兩頭蛇解  
空號雙尾蝎各能武藝都  
使渾鉄點鋼又父母俱亡  
未曾婚娶解珍七尺身材  
紫膛面色細腰瀟灑解空  
亦身長七尺面圓身黑雙  
臂刺兩個飛天夜叉為人  
最是性急弟兄兩個當官  
立了限狀回家整頓鴉片  
藥箭才了豹皮褲虎皮套  
衣取了鋼叉兩個送奔上

凡大功之將成必有其端之先見而所謂端者  
又有順有逆敵方疑我而我先小敗以驕其志  
此端之逆見者也敵方輕我而我先小勝以挫  
其銳此端之順見者也曹操當劉琮新降豫州  
新敗之後席捲荆州氣吞吳會驕盈極矣是不  
可不先有以挫之周郎以江口之小勝預為赤  
壁之見端殆不用逆而用順者乎